

# 性博士傳真：

## 張競生的故事

● 江陳（大陸作家）

### 編性史被視為淫棍

在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界有一個怪人，名叫張競生，人稱「性博士」。他編過《性史》，提倡過「性教育」，曾經轟動一時，被視為「淫棍」，大逆不道。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人，都曾經對他口誅筆伐。他從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長達五十年的期間，受到厄運和打擊不斷襲擊，最後慘死在「牛棚」之中。

那麼，張競生是不是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一個魔鬼呢？不是。綜其一生，蓋棺論定，實事求是地說，他是有功有過，而他的反封建禮教的大膽精神，他提倡「性教育」的科學態度，他節制生育主張的遠見卓識，到現在也是值得學習的。

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有必要撥開迷霧，還他本來面目。

張競生是廣東饒平縣人。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日生。幼時名江流，入學名公室，長大後更名競生，用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進化論之意。

一九〇三年十五歲的張競生考入縣立小學，

半年後轉入臺灣抗日英雄丘逢甲主辦的汕頭同文學校。一九〇七年，張競生十九歲，考入廣東省城的陸軍小學。這個學校名為小學，但授課實為高等學校。它的第二期招生，從兩三千考生中錄取一百名，張競生在激烈競爭中被錄取。他在學校偷閱《民報》等反清民主派的刊物，帶頭剪掉髮辮。在專業課外，他選修法文。但陸軍部命陸軍小學從法文班中選派兩三名學生赴法國入士官學校深造，張競生成績名列前茅，而學校卻拒不推薦。一次，在伙食糾紛中，他與另一位同學一起被學校開除。這個學校的副監督趙聲是革命黨人，他介紹張競生到新加坡去謁見孫中山。聆聽了孫中山的教誨，張競生便準備進北京求學，同時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張競生的父親卻不同意，希望他的兒子在家裡繼承家業，當紳士。但張競生意志堅決，最後上衙門告父親。經縣官勸諭他的父親改變主張，同意了張競生的讀書要求。這場官司使張競生在家鄉聲名大振。

### 南北和談代表隨員

張競生是在上海震旦學校就讀一學期，就到

了北京，考入京師大學堂。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四月，汪精衛謀炸清攝政王於銀錠橋，因而被捕。汪是廣東番禺人，張競生認為這是廣東人的光榮，便常到獄中探望汪精衛，常常接濟他食物、銀錢，還參加了「營救汪精衛越獄」集團，但未能營救成功。不久，他又轉入保定軍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這時為了建立全國統一政權，南京臨時政府以伍廷芳為代表與清廷代表談判，主要爭論點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這個政體問題。在南北和談中張競生是民國議和代表團的職員之一。孫中山曾向他面授和談機宜，要他對貪圖富貴，追逐名利的人保持警惕。一九〇九年八十一歲的張競生寫了長篇回憶錄《南北議和聞見錄》，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始末，做了詳盡的敘述。

南北議和會議迫使清帝退位，張競生卻不願藉此向上爬，謀取高官厚祿。他表示「不以財帛為念，不為祿位動心」，要求出洋求學，將來建設國家。孫中山對他的志行表示嘉許。一九一二年十月稽勳局公布了第一批二十五人赴東、西洋留學官費生名單，張競生名列榜首，依序是：張

競生、譚熙鴻、楊杏佛、任鴻雋、宋子文……。他寫過一首歌詞說：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  
要將雙手撐天空

長江大河，亞洲之東

峨峨崑崙，翼翼長城

天富之國，取多用宏

黃帝之胄神龍種

風虎雲龍，萬國來同

天之驕子我縱橫

這首歌詞洋溢著愛國熱情，人們恐怕很難猜出是張競生的手筆。

### 負笈法國讀書獵艷

一九二二年十月張競生赴法留學，原想學外交，後有友人勸告，改習哲學。哲學系課餘時間極多，張競生便想另外學習一種實用的學問，將來于國于民都有好處。他先是想去比利時學園藝，但他領取的是法國留學生的津貼，不能去其它國家。雖然他沒有能學園藝，但因為他喜愛園藝，晚年卻從事了一段園藝工作。有一度他又想學醫，但補習了一年物理、生物、化學，還是未能從預科升入本科。直到一九一六年，張競生在巴黎大學取得文科學士學位，轉往里昂大學哲學系讀博士學位。一九一九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答辯題目為：《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

張競生在留法期間熱心社會活動，曾和同在法國的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汪精衛等六十

多位對中法兩國都有影響的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了「法華教育會」，以共同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為宗旨，這對後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有一定幫助。他當時還經常在《旅歐雜誌》等一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尋找情人、獵艷。

### 愛的旋渦風流韻事

張競生在法國七年，也留下不少風流韻事。當時的法國，在歐洲浪漫主義狂瀾運動之後，自然主義風靡一時，這位張競生從封閉的中國，一下子跑到十里洋場的巴黎，剛從孔夫子的說教之下掙脫出來，一下子便跌入自然主義之中。據說，與張競生正式同居過的法國情婦有三、四位，還有臨時情婦也不少。這一段生涯使張競生如痴如狂，他在晚年所著《愛的漩渦》一書中，還回憶了當年在巴黎郊外模仿「自然派」的做法，在花叢中，在日光月影之下與情婦露宿裸睡的生活情景。他當時還主張「通過獵艷的方式尋找情人，既少費用，又少染病，這比去妓院好得多。」張競生的這種主張，當然是非常荒謬的。如果大家都這樣做，那麼社會、家庭的秩序便整個亂了套。這是他反封建婚姻走到另一個極端，也反映他的思想方法偏激。

### 參與北大思想啟蒙

張競生一九二〇年自法歸國，被聘為廣東潮州金山中學代理校長。他在這個學校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優待窮困學生、招收女生、男女同班就讀、聘請進步教師等。這在潮汕各縣都是開

風氣之先的。一九二一年張競生應蔡元培的邀請

，赴北京大學任哲學系教授，陳大齊、馬敘倫、

胡適、陶孟和、梁漱溟等人一起同在哲學系任教

。當時，《相對論》的創造者愛因斯坦將要來北

大講學，學校事先選定一些與《相對論》有關的

題目，由教授分別進行公開講演，以做迎接愛因

斯坦訪華的知識和思想準備，張競生主持第七講

：《相對論與哲學》。張競生在北京大學開設的

課程有：西方哲學史、法國唯物論、美的哲學、

性心理學等。蔡元培當時主張學習法國民主、科

學的思想以改造中國舊教育、舊文化；張競生響

應他的主張，系統介紹了法國著名哲學家笛卡爾

的唯理論，使古老的中國哲學擴大了反封建宗教

信條的學術視野。笛卡爾提出的「普遍懷疑」原

則，他那種用理性尺度審查以往一切知識的主張

，對當時青年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是張競生一生中學術

研究的重要時期，他在這個時期所做的思想啟蒙

工作，功不可沒。

### 研究性學主張節育

張競生開始對研究「性學」產生強烈的興趣是在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時代，當時在這所大學的藏書樓上，張競生讀到一部學術著作：《世界各民族女性人體》，作者是德國施特拉茨。這是一部從人種學角度研究女性人體的著作，著作者跑遍全球，搜集整理了世界各主要民族的典型女性人體照片及有關資料，用測量器確定不同人種不同民族女性人體的特徵。張競生把這部著作讀了

又讀，引起了他研究「性學」的興趣。後來，在北京大學，他對「性學」研究的必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他認為：「性猶如水」。人怕游泳，就應該瞭解水的原理，並學會游泳，而不應該畏水如虎，不敢接觸。性的問題也是如此，因為性的知識及性生活的實行，不僅關係到每個人的一生，而且關係整個社會生存和發展。人們對性問題「不敢言之於口，筆之於書」，張競生希望改變這種狀況，而把性教育做為一種「必要的教育」和「極嚴重的教育」切實加以推行。張競生還把美學引入他的「性心理學」教學中去，試圖在中國普及性知識和性心理衛生，這些在現在聽起來沒有什麼稀奇，但在當時卻需要一些勇氣才能辦到的。

張競生一大功績便是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他從法國剛回來，一就任金山中學校長便向當時廣東督軍陳炯明上了一個條陳，建議推行「節制生育」，先在廣東試行，而後推廣到全國。他說：中國「人數固然極多，但一無好政府，二無生活能力，以至於人愈多而愈窮。」「漫無節制多生子女，無異使母親變成生殖機器，還怎麼去為社會服務？」可是，陳炯明思想保守，而且自己有十來個子女，怎麼也不會同意張競生的主張，他把張競生的條陳往桌上一丟，說：「此人大概有神經病！」「生男育女乃是天經地義，怎麼能夠人為地節制呢？」

張競生在北京大學時期，也向社會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他反對「豬狗式繁育」和「只

重生育不重教養」，他勸女子少育，改變「為祖宗求多子多孫」的封建傳統，他把「美人自古如名將，未許人間見白頭」的詩句改為「美人自古如名將，未許人間見孩兒」，以此勸告婦女少育。

張競生提倡節制生育，遭到守舊人士猛烈攻擊、咒罵與污辱。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美國生育限制的先驅山額夫人來華，在北大宣傳節育並演示避孕器操作；張競生和胡適等人負責接待他，人們這才對他刮目相看。山額夫人講演的題目是：「為什麼節制生育和怎樣節制生育」。這個演講起到宣傳節制生育和交流經驗的作用，也是對守舊的人猛擊一掌；張競生這才感覺到輕鬆一些。

張競生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一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提出「愛情的四定則：一、愛情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感情、人格、狀態、本能、名譽、財產等項，條件愈完全，愛情愈濃厚。二、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既有條件的，所以，同時就是可以比較的東西，以組合愛情條件的多少和濃薄做為擇偶的標準，是人類心理中的必然定則。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自訂婚至解約，自結婚至離異，用可變遷的原則衡量實在是很正當的事情，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但比朋友更密切，夫妻的愛情比濃厚的友誼更加濃厚。夫妻若無濃厚的愛情，就不免於離散。張競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後有六十多位讀者對上述四項定則進行大討論，其中包括魯迅、許廣平在內。雖然參

加討論的人與張競生的觀點並不一致，但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不敢研究愛情，不能從社會角度來分析研究愛情的情况。

由此可見，張競生在提倡節制生育，提出研究愛情，研究「性學」上基本方向是正確的，雖然其中不免有過激或偏頗之詞。

## 性史引發仿冒風波

張競生不計後果做錯了的一件大事，恐怕就是出版了一本《性史》，這使他挨罵了五十年。

張競生編的《性史》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公開出版。此書不足一五〇頁，三十二開本，現在早已絕版。它的目錄是：

序	張競生
我的性經歷	一舸女士
初次的性交	小江平
我之性生活	SW生
春風初度玉門關	映青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冠生
我的性經歷	志霞女士
佳境——我們的性交歷史	淪殿

張競生為什麼要出版這麼一本書，他有他的動機。當時，張競生對英國生物學家、思想家、文學評論家、性心理學家葛理斯崇拜得五體投地。葛理斯是對人類性關係進行科學研究的先驅者。張競生亦步亦趨，也學著葛理斯的样子辦。葛理斯有一部六冊巨著《性心理研究錄》，在論述各種性問題之後，另附上許多個人的性史，作為支持他的科學觀點的論據。豈知中國不是英國，

張競生不是藹理斯。張競生的中國人《性史》出版後，猶如出瓶的魔鬼，就非人力所能駕馭。《性史》初版只印了一千冊，版稅二百餘元，全部分寄給作者。但各地書商見此書銷路特好，紛紛盜印，以至於全國究竟印了多少冊，誰也弄不清楚。不久，上海的書店又出現署名張競生的《性史》第二集，一直到十多集，還有《性典》、《性藝》、《性史補》等等淫穢下流的作品，張競生趕忙在報紙上廣登啟事，並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法院判決的結果，張競生僅僅贏得一家書店的五百元罰款，而《性史》這一類書查不勝查，使張競生承受著一切罪名而無法可想。他幾次在報紙上辨白，認為他編的《性史》「斷斷是科學與藝術的書」，「斷斷不是淫書」，若有說《性史》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但事實上，《性史》發行後所造成的混亂現象，使他自己也驚惶不安。他放棄出版已經編好的《性史》二、三、四集計劃，書店預支的稿酬也全部退回。

藹理斯著作中的「性史」，僅僅是作為性心理學的例證。《研究錄》是一部高度專門性的科學著作，而且篇幅甚大，只有成年人才會花高價購買去閱讀。張競生的《性史》價錢極便宜，人人都可以買得，又只有性的敘述，並無科學論證，其流弊可想而知。《性史》一出即成了暢銷書，初中學生上自修課也在偷看，各地學校便開始查禁，一些地方軍警當局也出動查禁，有的書店老闆因此鋃鐺入獄。

當時學術界對張的批判是很嚴厲的。研究社會學的潘光旦教授在他翻譯的《性心理學》一書

的譯序中說：「在有一個時候，有一位以『性學』自居的人，一面發揮他自己的『性的學說』，一面卻利用藹氏做幌子，一面口口聲聲宣傳要翻譯藹氏的六七大本《研究錄》，一面卻在編印不知從何處張羅來的若干個人的性經驗，究竟是真實，誰也不得而知；和這種跡近庸醫的『學者』原是犯不著爭辯的，但到忍無可忍的時候，譯者也會經發表過一篇駁斥他的稿子」。這裡潘光旦就是宣佈把張競生逐出藹理斯的教門了。

### 博士書店生意興隆

《性史》風波稍平，張競生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間與友人在上海開辦了一家「美的書店」，地址在四馬路五一〇號。張競生自己說是因為張作霖進北京，蔡元培在北大的規制都被推翻，一切教職員工欠薪都停止發給，他只好留在上海與友人合資開了「美的書店」。這家書店發售張競生主編的《性育小叢書》，主要是翻譯介紹藹理斯的著作，也賣普通文藝書籍和浪漫派文學叢書。書店的生意很興隆，因為人人都知道是「性博士」張競生開的書店，都想來光顧一下。

同時，這家書店出版的書籍，售價很低廉，而其中叢書的封面，每冊都有一張裸體藝術女像，當然能夠招徠買主。這家書店還有個特色，便是打破當時商店只僱用男售貨員的傳統，僱用了女售貨員。對此，在《致翟永坤信》中，魯迅說：「張競生則開了一所『美的書店』，有兩個『美的女售貨員』站在裡面，其門如市也。」在《書籍與財色》這篇雜文中，魯迅嘲諷說：最露骨的是

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輕臉白的女青年，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嘆了。（筆者按：《第三種水》是一本書名，它也是指女性性高潮時泄出的一種液體，浮華青年以此逗弄女售貨員。）這個「美的書店」，還附帶出版了《新文化》月刊，這個月刊封面印有「中國最有新思想的月刊」的字樣。闢有「社會建設」、「性育」、「文藝雜誌」、「批評雄辯」等專欄，因為他常有新奇的怪論，提倡全盤西化，甚至人體也全盤西化。而每一期都有性衛生學、生殖器官解剖、性交技巧之類的文章，所以，生意特好，有一度印達兩萬份，甚至超過當時的銷路最好的雜誌《生活周刊》。

對這一時期張競生的活動，周作人有一個很恰當的評論；周在《時運的說明》一文中，評論張競生的性學運動，認為可以用《新文化》創刊為分界線，劃分為兩個時期。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他的工作是有意義的，觀點雖有偏頗之處，但瑕不掩瑜，他的反封建禮教的大膽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可是到了民國十六年，從一月一日起，張競生博士也成了禁忌家、道教的採補家了。他也提倡什麼性呼吸、引道士的靜坐、丹田以及某某君的倒吸燒酒……這是個什麼玩意兒？」周作人的話比較實在，可供我們瞭解張競生，認識張競生做參考。當然，在《新文化》創刊後張競生也不是沒有做好事。

## 牛欄夜讀淒涼辭世

「美的書店」結束後，張競生到杭州講學。浙江警察局以他犯「性宣傳罪」，將他逮捕，並在他的隨身行李文件中搜出一些巴黎印刷的裸照。警察局長問他：「你是幹什麼的？」張競生回答：「我是大學教授。」「既然是大學教授為什麼可以帶這些東西？」「唯其我是大學教授，才有資格帶這些東西。」張競生若無其事地回答。結果浙江當局把張競生驅逐出境了事。

這對張競生又是一大打擊。他自思在國內無法施展他的抱負，於是在廣東省政府主席，他的陸軍小學同窗好友陳銘樞的資助之下，再度赴法研究社會學和美術，並從事譯述在國內出版。一九三三年張競生歸國，當時主持粵政的陳濟棠也是他在陸軍小學的同學，給他掛了一個「實業督辦」的空銜，讓他主編《廣東經濟建設》。張競生覺得生活無聊，便回歸故里，辦苗圃、修公路、興學校，想為家鄉做一些好事。他自己擬了一個「座右銘」：「凡事認真做，苦心做快做」。他以半年時間組織鄉親們修通了饒平至錢東公路，興建了四個苗圃，引進臺灣的良種甘蔗和優質桐樹樹種。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張競生出任饒平縣民衆抗日統率委員會副主任之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他親自領導民衆把自己親手修建的公路又破壞掉，使它不被敵人利用。

他與汪精衛是有淵源的。汪刺攝政王被捕，他曾營救，後來他在上海，汪精衛曾邀請他到公

館用餐。汪精衛附逆後，曾屢次給張競生發來電報，邀他到南京出任偽職，他都堅決拒絕，表現了民族氣節。在日本投降前夕，張競生發起組織中國農民黨，未獲成功。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用六枚銀元打成一把銀鋤，鋤頭面上刻了一行小字：「日執鋤頭二、三小時，提神醒腦滋生無窮。」題上款為：「蔣公委座留念」，下款為「張競生敬贈」。他的意思是敦促國民政府注重農業生產。抗戰勝利後，張競生到南京等地游說，希望能讓農民休養生息，停止內戰，但不得結果。他陳野榮於中山陵，旋即赴越、東、印尼、泰等國游歷，鼓勵華僑興學育才，團結自助。他在曼谷做了一次演講，題為：《種植改良》，建議對潮州柑橘的種植加以改良，使它超過美國加州的「花旗柑橘」。有記者問他《性學》，他回答說：「年紀已老，不願再談此事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張競生曾任饒平縣生產備荒委員會主任和廣東省農林廳技正。一九五三年起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文史館員的最高待遇，工資每月人民幣一三〇元。一九六〇年大躍進後的災荒期間，張競生自願回鄉，潛心研究哲學。到文革期間，張競生被扣上許多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何況對他個人要想加上罪名有何困難，除了老罪名，還有許多新罪名，什麼「反動學術權威」、「殘渣餘孽」等等都戴在他的頭上。後來又被列為疏散對象，強行遣送到饒平縣樟溪廠埔村勞動改造。他住在一間牛欄隔壁的茅棚裡，八十多歲的老人那能經受這樣的折磨。一九七〇年的一天，張競生在茅棚裡夜讀，

腦溢血突發而病逝。第二天紅日東升，一位老農民還未見張競生出來散步，推開茅棚的門走進去看，只見他斜靠床頭逝去，膝蓋上還放著一本書。他死時八十二歲。

## 三次婚姻六個子女

直到一九八〇年，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張競生的骨灰才由其子移葬故鄉。一九八四年他故鄉的父老鄉親為他修碑立墓，恢復政治名譽。一九八八年是他誕生一〇〇周年，他的故鄉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與學術討論會，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及海外知名人士近千人集會，贊頌他是；我國近代著名哲學家、文學家、性心理學家、教育改革家、社會學家和鄉村經濟發展實驗家，還贊揚他是一位愛國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驅。這就是張競生的蓋棺論定罷！

張競生自己的婚姻並不美滿。他十七歲時在父親逼迫下跟年近十五歲的一位女士結婚，一個多月的新婚生活，張競生就到上海入震旦學校。不久，妻子去世，沒有留下兒女。第二次結婚是一九二四年，與一位新時代的女性××女士，但一九二七年兩人又鬧到鴿離鸞別的地步。兩人在報紙上互相指摘、批駁，鬧得一塌糊塗。他們有一個兒子。第三次結婚是抗戰時期，他與一位張女士結合，一連生了五個孩子。主張愛情可以變遷的張競生，在妻子愛情變遷之後，還指摘她另有情人，反對妻子愛情變遷，這未免是理論與實踐脫節；主張節育的張競生，第三個妻子卻一連生五個孩子，這未免又是一個絕大的諷刺。